

中·国·经·典·小·说·系·列

官场现形记

[清] 李伯元/著

下

官场现形记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(中国经典小说系列)

官场现形记(下)

(清)李伯元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第三十三回

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

话说孙大胡子听见余荇臣一定要禀揭黄在新托妓谋差的事，一再劝他都不肯听。孙大胡子哼哼冷笑道：“他托妓谋差虽然是他的坏处；然而你做监司大员的人，你不到窑子里去，怎么会晓是他托妓谋差呢？这桩事还怪你不是。”余荇臣被他这一驳，顿时闭口无言。歇了半天，才勉强说道：“我们嫖婊子不过是好玩罢了。他钻营差使，竟走婊子的门路，这品行上总说不过去！我就是不到上头去说他坏话，这种人要在我手里得意，叫他一辈子不用想了。”说完面上虽把此事丢开，后来又着实到王小五子家发了几回脾气。经王小五子千赔不是，万赔不是，后来又把这话通知了黄在新，吓的黄在新有许多时不敢公然到钓鱼巷王小五子家住夜，余荇臣拿不到破绽，方才罢手。

又过了两月，余荇臣的保折批了回来，所保送部引见，也已奉旨允准。等到奉到饬知，立刻上院叩谢。接着便是同寅前来道喜，下僚纷纷禀贺。余荇臣少不得置办酒席请这班同寅。同寅当中多半都是好玩的，家里请酒不算数，一定要在钓鱼巷摆酒请他们。余荇臣也乐得借花献佛，一来趁他们的心愿，二来又应酬了相好。回回吃酒都推赵大架子为首座，赵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。接连又是你一台，我一台，替他贺喜。如此者轮流吃过，足足有半个多月光景。

真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余荇臣便想请咨人都引见。制台答应，所有他的差事，一齐都委了别人暂行代管，为他不久就要回来的。一连几天，白天忙着料理交代，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轮流摆酒，替他饯行。有天夜里，正在钓鱼巷吃的有点醉醺醺了，他忽然发议论道：“回想兄弟才到省头一天的光景，再想不到今日是这个样子。我还记得我到省头一天，其时正是黄制军第二次到江南来。我头一天上院，没有传见。其实上司见不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；倒是那时候脸上总觉得搁不下去，从官厅子上走出去上轿，赛如对了跟班、轿夫都像没有脸见他们似的。此时得差得缺的心还没有，心上总想‘我连上司都见不着，我还出来做什么官呢！’到了第二次上院，还没有见。因为别人见不着的很多，并不光我一个，那时心上便坦然了许多，见了轿夫、跟班也不难为情了。以至顶到如今，偏偏碰着这位制军是不轻易见客的，他见也好，不见也好，便也漠然无动于中了。我还记得从前没有得势的时候，只指望能够得一个长差使，便已心满意足了。实因江南道台太多，得缺本非易事。谁料后来接二连三的竟其弄了好几个长差使在身上，一天到晚忙个不了。此时不以为乐，反以为苦，屡次三番想辞掉两个，无奈上头一定不放。现在凭空的又得了这个明保，索性不叫我过安安稳稳的日子，拿我送部引见。想是我命里注定的，今年流年犯了‘驿马星’，所以要叫我出这一趟远门。”众人道：“‘能者多劳，像你

蔺翁的这样大才，怎么上头肯放你呢？至于这回明保，乃是放缺的先声。光当当差使，也显不出蔺翁大才，所以制军一定要有此一举。从此简在帝心，陈臬开藩，都是意中之事。放个把实缺，小马者也，算不得什么。”余蔺臣道：“承诸位老哥厚爱，放个把缺做做，兄弟也毋庸多让。至于将来还有什么好处，兄弟却不敢妄想。”说罢，那副得意扬扬之色早流露于不自知了。霎时席散。

又过了两天，上院禀辞。刚刚走到院上，齐巧昨日制台接到军机大臣上的字寄，说是一连有三个都老爷奏参江南吏治，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几个官：什么孙大胡子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、余蔺臣，还有督幕赵大架子、统领羊紫辰等，一千人统通在内。其中所参的劣迹，以余蔺臣、赵大架子顶利害。说余蔺臣总办厘金，非但出卖厘差，并且以剔除中饱为名，私向属员需索陋规，等到属员和盘托出，他又并不将此款归入公家，一律饱其私囊。某人馈送若干，某局缴进若干，那位参他的都老爷查的清清楚楚，折子上都声叙明白。还说 he 出卖厘差，并不在南京过付；上海有一片钱庄，内中有他一个把弟挡手，专门替他经手。人家要送他银子，只要送到这钱庄上，由他把弟出封信给他，或者打个电报，南京这边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来。真正是再灵验没有。折子上又说他所有赚来的银子，足有五十多万两，很在上海置买了些地皮产业，剩下的一齐存在一片银行里。至于参赵大架子顶重的头一款，是说他霸持招摇，甚至某月某日，收某人贿赂若干，亦查的明明白白。又说两江总督保举道员余某一折，系赵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贵宝房中拟定折稿。折子后头归结到两江总督身上，说他年老多病，昏聩糊涂，日惟以扶鸾求仙为事，置吏治民生于不顾。此外孙大胡子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、羊紫辰不过都是带笔。在初入仕途的人见了，难免担惊受怕，至于历练惯的人，却也毫不在意。

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。且说这日余蔺臣刚把手本递了上去，制台一见是他，虽说是自己保举的人，究竟事关钦派查办之案，便也不敢回护，忙叫巡捕官传话给他，叫他不必动身，在省候信。巡捕出来说完这句，各自走开，也不说制台请见，也不说制台道乏。余蔺臣摸不着头脑，在官厅子上呆了半天。有些不知底里的人还过来敷衍他，问他几时荣行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。后来坐了一回，看见各位司、道上去，又见各位司、道下来。其时藩台、粮道都已得信，见了制台出来，朝着他都淡淡的，似招呼不招呼的，各自上轿而去。他甚为没趣，也只好搭讪着出来。

这时候，他的差使都已交会别人替代，他已无公事可办。院上下来，一直径回公馆，一天未曾出门，却也无人前来拜他。头天晚上，赵大架子还面约今日下午在贵宝房中摆酒送行，谁知等到天黑还不见来催请。自己却又为了早晨之事，好生委决不下，派了师爷管家出去打听，独自无精打彩的在家静等。谁知等到起更，一个管家从院上回来禀报说：“赵大架子赵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行李铺盖统通从院上搬了出来。后来小的又打听到孙大胡子孙大人门口，才晓得京城里有几位都老爷说了闲话，连制台都落了不是，总算仍旧派了制台查办，还算给还他的面子。”余蔺臣急忙问道：“这位都老爷是谁？但不知有几个人参在里头？孙大人在内不在内？”管家道：“听说虽然在內，并不十二分要紧。赵大人参的却很轻。”余蔺臣又急忙说道：“我呢？”家

人不言语，余荇臣连连摇头跺脚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怪不得赵大人他说今儿请我吃饭的，原来他自己遭了事，所以没有来催请。但是我自己被参为的是那一件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好呢？”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时所作所为，简直没有一件妥当的，一霎时万虑千愁，坐立不定。

正踌躇间，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一位师爷也从外面回来了，手里还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张谕帖。余荇臣见面就问：“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”那位师爷有心在东家面前讨好，不肯直谈，只听他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听说京城里有什么消息，大约在省城候补的统通在内。这一定是都老爷想好处，我们不要理他。观察这样的宪眷，还怕什么呢。”余荇臣道：“不是怕什么，为的是到底参的是那几件事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”那位师爷见问，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张谕帖往袖筒管里一藏，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余荇臣道：“明明白白的看见有张纸写的字，你瞒我做什么呢？”师爷到此无奈，方把一张谕帖拿了出来。余荇臣取过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的无非劝戒属员“嗣后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，倘若阳奉阴违，定行参办不贷”各等语。这张谕帖是写了贴在官厅子上的，如今被这位师爷抄了回来。余荇臣看过后，就往旁边一搁，说道：“这种东西，那一任制台没有？我也看惯了。他下他的谕帖，我住我的夜，管他妈的事！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！”那师爷被东家抢白了两句，面孔涨得绯红，一声也不言语。余荇臣又问道：“我叫你打听的事，有什么瞒我的？你快老实说罢！”那师爷只是咳嗽了两声，一句话还是没有。余荇臣知道他是无能之辈，便跺着脚说道：“真正是什么材料！这从那儿说起！”说完了这句，便背着手一个人在厅上踱来踱去。他不理师爷，师爷亦吓的不敢出气。

搁下余荇臣在家里候信不提。且说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后，却也不敢怠慢。立刻就派了藩司、粮道两个人，按照所参各款，逐一查办。因为幕友赵大架子被参在内，留住衙门恐怕不便，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给他，叫他暂时搬出衙门，好遮人耳目。赵大架子无奈，只得依从。所以头天虽在相好贵宝家中定了酒席，并未前去请客。到了第二天，贵宝派了男女班子到石坝街赵大人公馆里请安，听见门上说起，才晓得大人出了岔子，如今在家里养病，生人一概不见。男女班子无奈，只得悵悵而回。

此时省城里面一齐晓得制台委了藩台、粮道查办此案。幸喜都是同寅，彼此大半认识，一个个便想打点人情，希图开脱。其中粮道为人却很爽快，有人来嘱托他，他便同人家说道：“制台虽然拿这件事委了兄弟，其实也不过敷衍了帐而已。现在的事情，那一桩那一件，不是上瞒下，就是下瞒上，几时见查办参案，有坏掉一大票的？非但兄弟不肯做这个恶人，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。他手下的这些人虽然不好，难道他平时是聋子、瞎子，全无闻见，必要等到都老爷说了话，他才一个个的掀了出来？岂不愈显得他平时毫无觉察么？不过其中也总得有一两个当灾的人，好遮掩人家耳目。总算都老爷的话并非全假，等他平平气，以后也免得再开口了。兄弟说的句句真言，所以诸公尽管放心罢了。”众人听了他言，俱各把心放下。不料藩台自从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，却是凡有客来，一概挡驾，今天调卷，明天提人，颇觉雷厉风行。大家都不免提心吊胆，然而想起粮道的话，晓得制台将来一定要顾自己的面子，决不会参掉多少人的，不过彼此难为几吊银子，没有什么大不了事，便亦听其自然。

藩台见人家不来打点，他便有心公事公办，先从余荇臣下手，同制台说：“原参余道出卖厘差，银子放在上海。别的虽然没有凭据，然而银子存在银行里是有簿子可查的。只要查明白了，簿子上是余荇臣的花户，便一定是他的赃款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库款如此空虚，他们还要如此作弊，真正没有良心了！司里同余道虽是同寅，然而为大局起见，决计不敢回护的。”制台道：“别的还好办，银行是外国人的，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。”藩台道：“银行虽是外国人开的，然而做的是中国人生意。既然做我们中国人生意，一年到头赚我们中国人的钱也不少了，难道这点交情还没有？我又不向他捐钱，看看帐簿子有什么不可的。”制台道：“既然老哥说可以，料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本省的官虽多，能够办事的人究竟很少，还是老哥诸事谙练，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趟罢。早些去，早些回来，也好早点复奏进去，免得再生枝节。”藩台一想，“话虽如此说，究竟自己做了这几年的官，从来未同外国人打过交道。外国人抠眼睛高鼻子，虽然见过几个，但是上海地方听说一共总有十几国的人，我是一省的藩台，到了那里，总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拜望。彼此言语不通，这个十几国的翻译倒不好找。一个弄得不得法，被翻译瞒着我做了手脚！”左思右想，总觉不好，只得回复制台道：“司里的公事，承上宣下，一来忙的实在走不脱身，二来司里亦不会说外国话，不认得外国字，将来到了银行里，查起外国帐来，一个字不认得，还不是白去？这桩事关系很大，请大人委了别人罢。”制台道：“好在总要带着翻译去的，只要带个明白点的翻译就是了。就是兄弟亦不会说外国话，不认得外国字，怎么也在这里办交涉呢？”藩台被制台顶的无话可说，只得又禀请了一位洋务局里的提调，乃是本省候补知府，姓杨名达仁，因为他从小在水师学堂里出身，认得鬼子多，而且也会说两句外国应酬话，同他去，便借他做个靠山。他本任之事，当由制台札委盐道暂行兼理。

藩台无奈，只得回家部署行装。因系钦派案件，不敢耽误，次日有下水轮船，遂即携带随员、幕友，径赴上海。一路上，两手很捏着一把汗，深悔自己多嘴，惹出这件事来。次日轮船到了上海，上海县接着迎入公馆。跟手进城去拜上海道。见面之后，叙及要到银行查帐之事。上海道道：“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那一并银行里的？”藩台大惊道：“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？”上海道道：“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、汇丰两并银行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，日本有正金银行，以及何兰国、法兰西，统通有银行，共有几十家呢。”藩台听说，楞了半天，又说道：“我们在省里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，几年头里，兄弟在上海时候，也曾使过几张，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。依兄弟想来，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往，余某人的这银子的银子大约是放在汇丰，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。”上海道道：“外国人银行开在上海的，原是为着做中国人生意来的，那一并不好存银子？并不光汇丰一家是如此。但是汇丰两个字，人家说起来似乎熟些，或者余某人的银子就放在他家也未可知。方伯就先到他家去查查也无妨。”藩台听说称“是”。于是端茶告辞。

回到公馆，过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就想到汇丰家去查帐。起身梳洗之后，便吩咐套马车。穿好行装，带了翻译，两个人同上了马车，一直往黄浦滩而来。未曾上车的时候，车夫就问：“到那里去？”藩台说：“汇丰银行。”马夫说：“今天礼拜，银行是不开

门的。”那翻译因是省里带来的，在内地久了，也忘记礼拜不礼拜，被马夫一句话提醒，他亦恍然道：“不错，礼拜日外国人不办公事的，去了也是白去。不如大人到别处拜客，明天一早再去不迟。”藩台道：“管他妈的礼拜不礼拜，我到他门口飞张片子，我总算到过的了。就是他不上办公事，料想客人总好见的。我昨天就到此地，今天还不去看他，被外国人瞧着也不好。况且我今天见了，先把大概情形告诉了他，明天再去查帐也就容易些。”翻译道：“礼拜关门，连客也是不见的，不如明儿一块去的好。”藩台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。横竖坐马车，又不要你跑了去，多走一趟也不难。”翻译也不敢说别的，只好跟了他走。

一霎时走到汇丰银行门口，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，投帖的人叫唤了半天，亦没有一个人答应，投帖的无奈，只得走到马车跟前，据实回复。藩台道：“既然没有人，留张片子就是了。”投帖的又跑回去，拿张片子塞了半天，亦没有塞进，只好蘸了点唾沫，拿片子贴在门上走的。藩台自己觉着无趣，又怕翻译笑他，说他不懂外国规矩，同到公馆，坐定之后，便对手下的人说道：“外国入礼拜不办事、不会客，我有什么不晓得的。不过上头委了我这件事，照例文章总得做到。将来有帐查得到，固然是有面子，即使查不到，我们这里到底来过两趟，总算是尽心的了。”他如此说，手下的人只好连连答应称是。

到了第二天，便是礼拜一，银行里开了门。他老人家仍旧坐了马车赶去。未曾到银行门口，投帖的已经老早的拿着名片想从前门闯进去，上了台阶，就挺着嗓子喊：“接帖”。幸亏没有被外国人碰见，撞见一个细崽，连忙挥手，叫他出去，又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。等到投帖的下了台阶，藩台也下了马车了。投帖的上前禀明原由。藩台心上很不高兴，自想：“我是客，我来拜他，怎么叫我走后门？”原来这汇丰银行做中国人的买卖，什么取洋钱，兑汇票，帐房、柜台统统都设在后面，所以那细崽指引他到后边去。当下藩台无奈，只得跟了投帖的号房走到后面。大众见他戴着大红顶子，都以为诧异。说他倘然是来兑银子的，用不着穿衣帽；如果是拜买办的，很可以穿便衣，也用不着如此恭敬。

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，查对支票，正在忙个不了，也没有去招呼他。号房拿了名片，叫唤了几声“接帖”，没有人理他，便拉住一个人，问：“外国人在那间屋里住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来支洋钱的，我不晓得。你去问他们柜上罢。”号房无奈，站在柜台边望了一望，都是忙忙碌碌的，不好插嘴，急的藩台骂：“没中用的王八蛋！连帖子都不会投，还当什么号房！”号房急了，随检了柜台上一个鼻梁铜丝眼镜的小伙子先生，问他：“外国人在那里？我们大人要拜他。”小伙子先生望了他一眼，并不理他，仍旧低下头，手摸算盘，跌跌跔跔算他的帐去了。号房没法，只得又检了一个嘴上两撇鼠须的老头子先生，照前问了一句。毕竟老头子先生古道可风，回问了声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要找外国人做什么？”号房还没有回答他来的是藩台大人，那老头子先生手里早拿了一管笔，一叠支票，一张张的往簿子上自己去誊清，再问他话也听不见了。号房急得要死，藩台瞧着生气。

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，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，也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。

藩台便亲自上前向他询问，自称是江南藩司，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，要找外国人说一句话，看一笔帐。那人听说他是藩台，便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，回报了一声：“外国人忙着，在楼上。你要找他，他也没工夫会你的。”此时翻译跟在后头，便说：“不看洋人，先会会你们买办先生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买办也忙着哩。你有什么事情？”藩台道：“有个姓余的道台在你们贵行里存了一笔银子，我要查查看，到底是有没有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姓余的道台，不晓得。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，你问别人罢。”竟扬长的出后门去了。

其时来支洋钱取银子的人越聚越多。看洋钱的叮铃当啷，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。洋钱多用大筐箩盛着，害琅一攒，不晓得几千几万似的。整包的钞票，一叠一叠的数给人看，花花绿绿，都耀到藩台眼睛里去。此时藩台心上着实羡慕，想：“我官居藩司，综理一省财政，也算得有钱了，然而总不敌人家的多。”正想着，忽听翻译说道：“啊唷，已经十二点半钟了！”藩台道：“十二点半钟便怎么样？”翻译道：“一到十二点半，他们就要走了。”藩台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候候他。他总得出来的。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赶上去问他们一声，不就结了吗？”正说着，只见许多人一哄而出，都向后门出去，也不分那个是买办，那个是帐房，那个是跑街，那个是跑楼。一千人出去之后，却并不见一个外国人。你道为何？原来外国人都是从前门走的。所以藩台等了半天还是白等。直等到大众去净之后，静悄悄的鸦雀无声。翻译明知就里，也不敢说别的，只好说：“请大人暂回公馆吃饭。过天托人找到他的买办，问他一声，或者就托他代查。大人犯不着褻尊，自己一趟趟往这里来。”藩台看此情形，也觉无味，只得搭讪着说道：“我同余某人并不是冤家，一定要来查他的帐。不过我不来两趟，上头总说我不肯尽心。如今外国人不见我，这事便不与我相干，我回省也有得交代了。至于买办那里，你们明天顺便去问一声也好。我们的事情，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，无不样样做到。他不理你，那却无法了。至于当差使，也说到‘褻尊’二字。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的官，也不自今日为始了。这件事我碰着了，倒还是心平气和。”说罢，拉起衣裳一直出来，上马车赶回公馆。

翻译当天果去托人找着了买办，提起前情。买办道：“不要说难查，就是容易查，他有银子尽着他存，他爱存那里就那里，总不能当他是赃款办。幸而你们大人没有来见外国人，倘若见了外国人，被外国人说笑上两句，那却难为情呢！”翻译听了无话，回来回了藩台。于是藩台才打断了查帐的念头，只想拿话搪塞制台。不敢说洋人不见，他造了一篇谣言，说问过洋人，簿子上没有余某人的花户，所以无从查起。一面先行电禀，一面预备自行回省。

这日正想夜里乘招商局轮船动身。早晨还在栈房里默默自想，深悔自己多事，凭空的要捉人家的错处。如今人家错处捉不着，自己倒弄了一场没趣，越想越没味。正在出神的时候，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，又拎着好几部书，又有一个黄纸簿子，上面题着“万善同归”四个大字。藩台见了诧异，忙取手本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“总办上海善书局候选知县王慕善”。又看那几部书：一部是《太上感应篇详解》，一部是《圣谕广训图释》，一部是《阴鹭文制艺》，一部《戒淫宝鉴》，一部是《雷祖劝孝真言》。藩台看了，

心上寻思道：“原来都是些善书。刻善书固是好事，但他忽然要来找我，却为何事？”心上正想回复不见。那个拿手本的二爷说道：“这位王老爷，据他自己说起，真正是个好人。自从他开了这个书局之后，所有的淫书已经被他搜寻着七百八十三种，现在一齐存在局中，预备大人调查。有些书外头都没有板子，只有他那里一部。他随身带个手折，都开的明明白白，预备当面呈上来的。”藩台一听这话，心上便想：“姑且叫他进来问问再说。我生平淫书亦算看得多了，那里会有七百八十几种？他既然有，姑且调来看看。等到看过，再出示禁止不迟。”主意打定，便吩咐了一声：“请”。

少停，王慕善进来，磕头请安，自不必说。归坐之后，藩台先问他：“这个局子是几时开的？一共刻了多少书？”王慕善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：从卑职曾祖手里以至传到如今，一直以行善为念。到卑职父亲晚年，就想创个‘善书会’，苦于力量不足，没有办得起来。卑职仰承先志，现在虽然粗具规模，然而经费总还不够，所刻的书亦有限得很，刚才呈上来的几部都是的。卑职此来，一来想求大人提倡提倡，二来还有一篇淫书目录，等大人寓目之后，求大人赏张告示，严行禁止，免得扰乱人心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又站起来把呈上来的书检出二部，指着说道：“凡事以尊主为本，所以卑职特地注了这部《圣谕广训图释》，是专门预备将来进呈用的。这一部《太上感应篇详解》，是卑职仰体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。听说制台大人极信奉的是道教，这《太上感应篇》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亲手著的救世真言，卑职足足费了三年零六个月工夫，方才解释得完。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赏张告示，禁止收贾翻刻，只准卑局一家专利，如此卑局方能持久，以后有什么善书，便可多刻几部。就是大人有什么著作，卑局亦可效劳。”藩台道：“能够多刻几部，原是极好的事。不过专利一层，我们做大宪的人，只能禁人为非，那能禁人向善。至于提倡一节，亦是我人应尽之责。什么《圣谕广训图释》、《太上感应篇详解》，你明天可送几百部来，等我下个公事，派给各府、州、县去看。”王慕善道：“卑局里的书，能得大人如此提倡，将来一定可以畅销。卑职回去，就在每部书的面上加上‘奉宪鉴定’四个大字。明天每样先缴进两百部来。”藩台道：“很好。”王慕善道：“请大人的示：这笔书价，卑职还是具个领字由大人这里来领呢？还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后再到大人库上来领呢？”藩台初意，以为他这些善书虽然卖钱，至于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给各府、州、县看的。今见他论到书价，心上便有点不高兴。楞了半天，说道：“即然想要劝人为善，最好把这些书捐送与人，如果要人家拿钱，恐怕来买的就少了。”王慕善不禁一惊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三部、五部，卑职还捐送得起，再多，不要说是卑职捐不起，就是卑局里也难支持得住！”藩台道：“这开书局的经费是那里来的？”王慕善道：“都是捐得来的。”说着又把那本“万善同归”的簿子翻了出来，查给藩台瞧。一头指着，一头说道：“这是某军门捐银五十两，这是某中丞捐洋五十元，这是某方伯捐银三十两，这是某太守捐洋四十元。”随后又特地翻出一条，指给藩台看，道：“这是家兄王子密部郎，就是现在做小军机的，他也帮过二十四两。”藩台道：“原来老兄是子翁的令弟！兄弟同令兄很要好，兄弟去年陛见进京，我们两个很说得来。但是这些钱都是众人捐凑的，更不应该拿他卖钱。兄弟既同令兄相好，将来回省这后，替老兄想个法子，弄一笔永远经费。外府州、县有肯为善的，也等他们捐两个。”王慕善听了，特地离位

请了一个安，又说了声：“谢大人栽培。”藩台道：“这书同簿子你先带回去。我这儿有什么捐款，随手就送来给你，不消得写簿子的。”王慕善于是感激涕零而去。

藩台送客回来，对着同来的幕友相公说道：“现在时势，拿着王法吓唬人，叫人做好人还没人听你的话。如今忽然拿着善书去劝化人，你送给他瞧他还不要瞧，还要叫人家拿钱，岂不是做梦？说句老实话，这些书我就不要瞧。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种淫书调来看看，一定有些新鲜东西在内。”藩台说到这里，便有个幕友插嘴道：“方伯既然晓得他这些书没用，为什么还劝他捐给人家看呢？”藩台道：“劝人为善，一来名气好听，二来他是小军机王子密的令弟，把他敷衍过去就完了。我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去替他派书，替他敛钱呢？”众人听了，方才明白。到得晚上，便即搭了轮船回省销差。次日，王慕善还痴心妄想，当他未走，把善书装了两板箱，叫人抬着，自己跟着，送到行辕里来。到门一问，才晓得藩台大人昨儿夜里已经离了上海。王慕善至此，还不觉得藩台昨儿同他说的一番话是敷衍他的，还疑心有了什么要紧公事急于回省，仍旧把书箱抬了回来，同人商量，把书箱交轮船寄上去，自己又另外打了一个禀帖，随着书箱同寄南京。

藩台回省查的参案，预先请过制台的示，无非是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，大概的洗刷一个干干净净，再把官小的坏上一两个，什么羊紫辰、孙大胡子、赵大架子一干人，统统无事。禀复上去，制台据详奏了出去。凡是被参的人，又私底下托人到京里打点，省得都老爷再说别的闲话。一天大事，竟如此瓦解冰销。这是中国官场办事，一向大头小尾惯的，并不是做书人先详后略，有始无终也。

闲话慢表。且说王慕善自经藩宪一番奖励，他果然于次日刻了一块戳记，凡他所刻的善书，每部之上都加了“奉宪鉴定”四个大字。又特地上了几家新闻纸的告白。又把自己书局门口原有的招牌重新写过，是“奉宪设立善书总局”招牌之旁添了两扇虎头牌，写的是“书局重地，闲人免入”。一面又挂着一一条军棍。据他自己说：“现在我这书局既然改了由官经办，我应得按照总办体例，伙计们就是司事。”又吩咐手下的人：“以后都得称我总办。”看了日子，开局悬挂招牌。预先由帐房在九华楼定了几桌酒，发了一张知单，凡认识的官绅两途，请了好几十位。单子上也有写“知”字的，也有写“代知”的，还有写“谢谢”的。有些不晓得他的根底的，还当他的确是小军机王某人的令弟，同藩台有多大的交情，一齐凑了份子来送礼。

吉期既到，书局门前悬灯结彩，堂屋正中桌围椅披，铺设一新，又点了一对大蜡烛，王慕善穿了行装，挂着一副忠孝带，先在堂中关圣帝君神像面前拈香行礼，磕头起来。手下的司事又一齐向他叩头贺喜。然后人来客往，足足闹了半日。王慕善生怕正经官绅求的不多，扫他的面子，预先托了人走了门路，处处说好。居然到了那日，大老绅衿也到得两位。王慕善便殷殷勤勤留住吃饭，当下居中一席，宾主六位，王慕善自己奉陪，五个客人统统都是道台：第一位姓宋，号子仁，广东人氏，官居分省试用道，乃是这里有名的绅董，常常要同上海道见面的。第二位姓申，号义甫，苏州人氏，乃是一州善局里的总董。自从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，无论那一省有什么赈捐，都是他家起头。有名的申大善人，没有一个不晓的。到这申义甫手里，也着

实有几文了。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，连捐带保，不到五六年，居然由知县也升到道台，指省浙江。因为近年光景甚好，过的日子很舒服，也就不去到省了。第三位新从京里引见出来，路过上海，尚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试用道，姓朱，号礼斋，山西人氏。王慕善因为他也是观察，借他来装场面的。偏偏这位朱礼斋最喜摆自己的观察架子，有人问他“贵姓，台甫，”他对答之后，一定要赘上一句“兄弟是湖南候补道”。无论湖南人员，也不论候选、候补，只要官比他小的，见了他面，无论在张园里，或者戏馆里、番菜馆里，尊他一声“大人”，他马上就替人家惠茶东、惠戏价、惠酒帐。上海有另票号，都说有他的本钱在内，手笔亦着实开阔，有人拿了手本到他公馆里请安，同他叙大人、卑职，他一定请见；倘若告帮，少则十块、八块，多则三十、二十，亦常常的给人家。王慕善晓得他这个脾气，便有心交给他，无论那里碰着，老远的就是一个安，高高朗朗叫一声“大人”。请起安来，眼睛望着鼻子，低下了头，拿两只手往屁股后头一瘪。倘或朱观察问长问短，他满嘴的“是是是”、“者者者”。因此朱观察很赏识他，肯同他来往。第四位是一位江西候补道，姓蔡，号智庵，乃浙江人氏。是聪明刁刻一路的人。曾经代理过三个月盐道，自以为拿过印把子的人，觉得与众不同，眼眶子里只有督、抚、藩、臬，别人都不在他心上了。因与王慕善稍微沾点亲戚，王慕善特地央他来陪客。他初意想要不来的，后来听说宋子仁、申义甫一千人统通在彼，晓得场面还好，所以赶得来的。还有一位姓翁，号信人，山东人氏，身上只捐了一个候选道，在上海做做生意。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请得来的，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。幸亏他为人颠颠预预，于这些上头倒也并不在意。

当下坐定之后，王慕善先开口问宋子仁、申义甫二位道：“宋老伯，申老伯，这两天的公事一定忙得很？”宋子仁皱着眉头，说道：“不要说别的，单是两江制台、苏州抚台托我查察的事件，就有七八桩在身上。还有上海道托我出来调处的事情，还有地方官办不了的事情，亦一齐来找我。真是天天吃了人参，精神亦来不及！刚刚上海道还在兄弟那边。上海道前脚走，上海县跟着又来。并不是欺他官小，对不住他，只好挡驾。见面之后，有得同你缠，只怕到此刻还不得来。义翁，你这两天接到山东的电报没有？黄河怎么样了？”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道：“利津口子还没合龙，齐河的大堤又冲开了。山东抚台昨儿一天共总有九个电报给兄弟，托兄弟立刻替他汇十万银子去。子翁，现在市面银根如此之紧，一时那里提得到许多！后来又来个电报，说叫二小儿到工上去当差，年终合龙，两个过班可得道员。因此面情难却，汇了五万银子给他。二小儿亦就这两天动身前去。子翁可有什么信带？”宋子仁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二世兄不日也同义翁一样，真正是凤毛济美！兄弟有什么信，回来写好再送过来。”

正谈论间，代理过江西盐道的蔡智庵因与朱礼斋、翁信人攀谈，彼此问起“贵姓，台甫”。朱礼斋回答之后，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《申报》，上面刻着分发人员名单，便指着一行说道：“上月引见分发的这湖南道朱仪孙就是兄弟。”蔡智庵自以为首经拿过印把子的人，自然目空一切，谁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。有王慕善替他乱吹，说：“这位朱大人，学问经济，名重一时。这回晋京引见，上头圣眷极好，不日就要放缺的。”蔡

智庵不等他说完，急于替自己表扬道：“现在皇上很留心吏治，所以我们敝省抚宪陆大中丞委派兄弟代理粮道的折子上头，特地还加了四个字的考语。诸位要晓得，代理的时候虽短，有的代理就会署事；有得署事就会补缺。同是一样候补道，尽有候补了几十年，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着哩。”王慕善听了不胜倾倒。这时候朱礼斋已经问过翁信人的“贵班”，翁信人说是“候选道”。蔡智庵道：“信翁要做事情，何不分发到省？不要说补缺，就是像兄弟代理过一次，到底多了一副官衔牌，说起来名气也好听些。”翁信人道：“不过在这里做做生意，本来算不得什么，不过常常要周你们诸位在一块儿，所以不得不捐个道台装装场面。我这道台，名字叫做‘上场道台’，见了你们诸位道台在这里，我也是道台，如果见起生意人来，我还做我的一品大百姓。”翁信人一面说，一面端起酒杯来一连喝了五大盅，也微微的有了点酒意。蔡智庵被他说的顿口无言，朱礼斋也做声不得。

申义甫大善士便提起：“刷印善书一节，真是关系人心风俗的一件事情。明天小儿到北边，可以叫他带几十部去，顺便送送人，也算得一桩善举。”王慕善道：“小侄这月书局所出的书，有诸位老伯、诸位宪台提倡，不愁没有销路。但是吃本利害，小侄自己一个钱的薪水不支，以及天天到局里办公事，什么马车钱、包车夫，还有吃的香烟、茶叶，都是小侄自己帖的，真正涸滴归公，一丝一毫不敢乱用。如此谨慎，每月还要垫得五六百块。什么朋友薪水，刻板印刷的工钱，以及纸张等类，没有一项少得的来。上回南京藩台到这里，小侄前去叩见，承他老人家美意，允许各项善书每种要一千部，札派各府、州、县代为分消。将来这笔书价就在他们养廉银子里扣回，却是再好没有。不过目下要垫本印书，至少非四五千金不可，所以小侄要求诸位老伯、诸位宪台替小侄想个法儿，支持过去。将来少则三月，多划五月，各府、州、县书价领到之后，一定本利同归。小侄是决不食言的。”当下各位道台听了他的话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一句话也没有。到底朱礼斋慷慨，首先倡议助银五百两。王慕善立刻请安：“谢大人提倡。”跟手宋子仁说了声：“兄弟只好勉竭棉力，捐一百银子，附附骥的了。”蔡智庵是向来吝啬的，不肯自己拿钱，却替王慕善出主意，说道：“这件事情我们尽力帮一千，帮八百，在我们已经出了一身大汗，然而缺少还多，于事仍属无济。兄弟有个愚见，不知申义翁以为何如？”申大善士忙要请教。蔡智庵道：“所有各省赈捐银子都在义翁的手里，无非是存在庄上生息，现在兄弟做个中人，求义翁拨借王大哥五千，利钱或照庄拆，就是多点也不妨。将来书价领到，本利双还。一则成全了善举，二来义翁又可多收几个利钱，岂不公私两便？”宋子仁也帮着劝尽，连称：“智翁所言极是。”王慕善听得心花都开。只见申大善士连连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这笔赈捐银子，自从先曾祖存到如今，已有八十多年，是从来没有人提过。如今五千金虽然为数不多，王大哥非荒唐之人，兄弟亦没有什么不放心。但是此例一开，人人都好来借。借的多了，都像王大哥这样谨慎的人是不打紧，设有差池，这笔款子谁来归还？所以兄弟这个不能出借的苦衷，还求诸公原谅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见外面来了一个人，急匆匆走到申义甫耳朵旁边说了两句话。登时申大善士面孔失色。大家正要问信，又见走进两个堂子里的娘姨、大姐直至筵前，朝

着王慕善说道：“恭喜耐王大少！倪先来，倪先生也来哉。”一句话，又把个王慕善弄得置身无地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

话说王慕善这日正在局里请客吃酒，忽然走进来两个堂子里的娘姨、大姐，笑嘻嘻的朝着他说：“我们先生就来。”王慕善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相好西荃芳花媛媛的一个大姐名叫阿金，一个娘姨名唤阿巧的。便是前个月里过节，王慕善短欠这花媛媛十二台酒钱，九十六个局钱，节边正因转运不灵，没有送去。花媛媛的母亲平时因见这位王大少来往的很有几个大人老爷，谅非安心漂帐的人，一时掉头不转，也是有的，因此并未叫娘姨、大姐上门来讨，以为过节之后，只要王大少仍旧前来照应，这钱终究要还的。谁料自从节前顶到如今，王大少一趟未曾光降。到局里问问，总说在家里；到公馆里问问。又说在局里。打定主意。总不叫你见面。后来又听他同走的朋友讲起，说王某人节后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宝宝。两人十分要好，不到一月，已经吃过三个双台，碰过八场和。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极了，几次三番要去候他，总被他预先得信，不是从后门逃走，便是赖在周宝宝房间进住不出来。因此，花媛媛的娘一连候了几日未曾候到，只得天天仍旧到书局里来跑。后来碰到过一次，花媛媛的娘本来要同他拚命的，经不起他花言巧语，下气柔声，一味的软缠，央告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姆妈不要动气，实因前帐未付，没脸登门，并非不放在心上。”又道：“姆妈，我的事情你是晓得的，目下我这边书局，新马路宋子仁宋大人。铁马路做善举的申义甫申大人，都肯帮我银子，把局面着实还要撑大。目下他们几位都已答应，但是银子还未到手；等到他们把钱一送来，头一注就先拿来还你。非但酒钱、菜钱两三百块算不得什么。并且我从前许过媛媛送到一付金钏臂，如今也要了此心愿。请你今天先回去，我少则十天，多则半月，一定不会误你事的。”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大少，人心是肉做的。你春天来做我们媛媛的时候，还是个小先生，如今……”王慕善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有什么不晓得的。等我银子下来的多，还要讨媛媛做姨太太哩。你就是我的丈母娘，我讨了媛媛，接你丈母娘一块同住。”花媛媛的娘道：“大少，你只要把局钱、菜钱算还给我就够了！别的好处我亦不敢想了！”王慕善道：“事情将来定要如此办，你放心罢了。”花媛媛的娘也只得权时隐忍而去，连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。

谁知过了半个多月，仍无消息。花媛媛的娘一边又叫人来过两三趟，无奈总不见面。他这书局乃开在靶子路北面，来一趟非轻容易。花媛媛的娘急了，乃买通王慕善的车夫。车夫便告诉他：“几时几日开局，我们东家一定在这里的，你们尽管来就是了。”花媛媛的娘记在肚里。谁知到了开局的那一天，王慕善早已防备，预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营里借了四名亲兵，穿着号褂子，站在局门口，弹压闲人；又请巡捕房派了两个华捕，帮同禁阻一切闲杂人等毋许擅入。

却说花媛媛的娘这日有事在心，一早便唤女儿起身。收拾停当，已有十一点半钟；及至走到，不差亦有半点钟了。只见人来客往，马车包车，着实不少。花媛媛母女两个晓得此时不便，又在外边茶馆里等了点半钟，看看来的人已去大半，方同了阿金、阿巧逡至门前。亲兵、巡捕拉阻不准进去。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还嫩，经不起呼喝，便退了出来。毕竟阿巧心灵机巧，便道：“既到此间，那有不见之理？”便让媛媛母女仍到茶馆里去坐，他就拉了阿金硬闯进去。巡捕喝问：“何人？”阿巧便说是王老爷自己公馆的人。巡捕不便阻拦，任其扬长进去。王慕善一见，果然大吃一惊。台上面正是一班贵客，倘若闹穿，诸多不便，急能生巧，便道：“你们来得极好。我家大老爷本来有一信在这里，我因为有事。所以还没送来。如此，就托你二人带了去，省得我去一趟。”说罢，趁着到房取信为由，把阿金、阿巧一直领到帐房。先埋怨他：“不该当着大众坍我的台”，又说：“上下不过几天，怎的急到这步田地？”阿巧道：“事情并不与我相干。他娘姨两个一定要来，同在茶馆里。大少，你自己同他去说罢。”王慕善皱皱眉头道：“我在这里有事，他们偏偏要来同我胡缠！”阿巧道：“这是你自己不好，说话不当话，也怪不得别人。洋钱一时来不及，多少给他们几个，陆陆续续的开销点，他们也不来找你了。”王慕善晓得今天的事非钱不能了结，硬硬头皮，从帐房柜子里取出昨儿新借来的一封洋钱，数了数，除用之外，只剩得六十多块了。于是把零头留下，先拿五十块钱给媛媛，又拿十块给阿金、阿巧平分，求他二人快快劝他母女回去，有话过天再说。阿巧、阿金见钱眼开，乐得做好人，拿着洋钱倒千恩万谢而去。

王慕善见他二人走出大门，方把一块石头放下。重新赶到客堂入席，连说：“对不住！”又道：“刚才来的两个人，说也好笑，他先生就是普庆里的洪如意。这是家兄去年路过上海的照应过他几十个局，碰过几场和，吃过两台酒。等到家兄进京之后，他们常常通信，还带东西，都是小侄替他们传递。”宋子仁道：“令兄大人真要算个风流才子了！洪如意是由苏州来的，一切气派到底两样。”当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，丝毫未曾揭穿。王慕善于是把心放下，举箸让菜，忽然才觉得不见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，忙问众人：“申老伯那里去了？”宋子仁对他说：“申义翁听说为着庄上存的一笔款子，也不晓得怎样，管家来送了个信给他，他就急急忙忙的去。不及关照你，托我们关照你，一打岔子就忘记了。”王慕善听了，甚为气闷，只因蔡智庵有劝他代借五千银子的一句话，虽未答应，在王慕善却不能不痴心妄想。当下席散，众人告辞。

次日朱礼斋果然送到五百两银。王慕善千恩万谢，自不必说。但是上节过节拖欠太多，五百银子换了六百几十块钱，还还局帐，还还店帐。大老官有了钱，腰把子就硬起来了，不免又要多摆几个双台以及吃大菜，又麻雀，坐马车，看戏，制行头，都是跟着来的。不到十天，五百雪花银早花得干干净净。等到钱化完了，又想到宋子仁还答应过我一百银子，不免向他要来应用。偏偏碰着这位老先生极其噜苏，又是极其小心。见面之后，问长问短，同：“局里一个月有多少开销？现在已刻了多少书？每年可剩几个钱？”王慕善于是随嘴乱编，只求搪塞过去。好拿他的银子。后来宋子仁又说了许多勉励他的话，然后拿出来一张月底的期票。王慕善钱既到手，如获至宝，便也

不肯久坐。随意敷衍了几句，一溜烟辞了出来。回到局里，一看是张期票，远水救不得近火，于欢喜之中不免稍为失望。踌躇了半天，只得托本局帐房朋友，化了几块洋钱，到小钱庄上去贴现。贴了回来，又被帐房扣下五十多块，说是工匠薪工，厨房伙食，再不付人家都要散工了。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来块钱，急的朝着帐房跺脚，心上虽不愿意，而又奈他不得。八十来块钱经不得大用，不得三天又完了。没得钱用，只得另觅别法。又想：“钱少了，实在不够挥霍，现在不如去找蔡智庵，前天承他美意，肯替我和申义甫设法。”主意打定，便去找蔡智庵。蔡智庵听出前天申义甫的口气，晓得他一定不肯挪借，恐怕自己去说不成功，要坍台的，便道：“这话须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，我们旁边人只能敲敲边鼓。他同老哥交情厚，自然会替你老哥想法子的。”王慕善不知他用意，便道：“卑职遵大人的示。且等卑职去过之后，看是如何说法，再来禀复大人。求大人替卑职想个法儿。”蔡智庵道：“就是如此。”王慕善从蔡智庵那里出来。果然去找申大善士。进门之后，托门上人通报。门上人说：“我们大人正接着山西电报，听说山西今年闹荒年，抚台有电报来托这里汇银子去，正请了阎二老爷来，在厅上商量呢。你老还是此刻见，还是停刻见？”王慕善一想：“我这趟来的真不凑巧，偏偏来找他，偏偏碰着他有事。但既来到此间，断无不见佛面之理。”便道：“不管是谁，你替我回就是了。”

门上人递上名片，申义甫一见是他，肚皮里就有点不愿意，心上想道：“那天蔡某人一开口，就劝我借给他五千银子，好容易被我借端逃走。他今日又缠上门来，真正讨厌！”欲待不见，不料王慕善已到厅檐低下等请了。申大善士无法，只得叫：“请。”见面之后，寒暄过去，申义甫不等他说话，先问道：“你晓得了没有？”王慕善回称不知。又问：“老伯有什么事情？”申义甫道：“山西荒年，草根树皮没得吃了，现在吃人肉。抚台有电报来，托我替他捐一百万银子的款，立等散放。老兄你是晓得我的光景的，不要说是一百、八十万、就是十万、八万、三千、五千，我也得一个个的在人头上捐下来，那里有这笔闲款来垫哩？”王慕善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老伯做的是好事，如果有钱垫，自然早解去一天，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。”申义甫道：“呀呀乎！兄弟若不是办的顶真，都像这样东挪西借起来，那里还能撑得起这个局面。”阎二先生也帮着申义甫，说申大先生如何勤恳，如何为难，“现在赈捐已成强弩之末，那里能像从前来的容易”。滔滔汨汨说个不了。

王慕善到此，方请教他姓字。申义甫道：“你连阎二先生阎大善人还不认得，也难为你这个老上海了！他姓阎，他的号叫阎佐之，新近由知州保举了直隶州。已经三次奉旨嘉奖，有两回上谕高头，兄弟名字底下一个总是他。”阎二先生听了，满面孔义形于色，便亦请教王慕善的名号，王慕善说了。申义甫道：“这位王大哥，就是我问你说开办善书局的那一位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我们中国人认的字有限，要做善事，靠着善书教化人，终究事倍功半。倘若拿善书送给人家，人家不看，这书岂不白丢？依兄弟愚见，总不如实事求是，做些眼前功德，到底实在些。申大先生以为何如。”申义甫未及开口，王慕善道：“兄弟力量不足，所以只好刻刻书，劝化劝化人。如果本钱大，力量足，像申老伯做的这些事，我都要做的。”

阎二先生冷笑道：“做善事要本钱，任凭你一辈都做不成！兄弟资格浅，说不上。即以我们这申大先生而论，当初他家太太老伯手里，何尝有钱。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，一年不过十来吊钱。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，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。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。广行善事。俗语说：‘和尚吃八方。’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，也总算神通广大了。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，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。到他太太老伯，以至他老伯手里，齐巧他两年山东、河南接连决口，京、津一带赤地千里。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好事，就把他推戴起来，凡有赈捐，一概由他家经手。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，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。申老伯去世的前头几年，记得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，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请安，申老伯拉着我的手，说道：‘你们小孩子家，第一总要做好人，做了好人，终究有返本的。你想，我公公手里是什么光景？连顿粗茶淡饭也吃不饱。自从做了善事，到我手里，如今房子也有了，田地也有了，官也有了，家里老婆也有了，孩子伺候的人也有了。那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？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这句话是一点不差错的。’后来申老伯去世，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。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，非但面比前头来的大，如今他老人家的孩子已经亮蓝，指日就要红了。你不听见说他们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？真正的凤毛济美，可钦可敬！”

王慕善听了，不胜艳羡，随向阎二先生说道：“你佐翁先生，虽然不及申老伯，照此下去，发财亦是意中之事。”阎二先生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我那里比得上他！《大学》上说的：‘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’我现在正在这里求着哩。”申义甫道：“不用你求，山西这一趟你亦跑不掉。现在算来算去，与其我们捐了银子汇上去，叫他们去做现成好人，何如我们自己去，也乐得叫他们地方上供应供应。我们吃辛吃苦。卖了许多面子，捐了许多银子，还不应该好好的巴结巴结我们吗？而且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去，将来义赈出力，保举当中也乐多提拔几个人。”阎二先生一迭连声的答应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大约几时可以动身？”申义甫道：“至少亦得十来天。现在顶要紧的是刻捐册，刻好了，好托报馆里替我们一家家去分送。稿子我这里已经拟好了一张，你看看，还有要改的地方没有？”阎二先生大约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好是好，但是还少了八个字。”申义甫忙问：“那八个字？”阎二先生道：“经手私肥，雷殛火焚”这八个字好少的吗？你若是不把这个字刻上去，人家一定不相信。”申义甫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这是我一时忘记。这八个字本来是不能少的。”

其时王慕善亦站起来，帮着看了捐册底稿一遍，楞在旁边。一声不敢言语。后来听了他二人攀谈，方晓得其人还有这许多讲究。末后申、阎二人又谈论到名字，申义甫道：“兄弟是劝捐世家。居中头一个，兄弟也不消客气的了。其余的你斟酌去罢。”王慕善至此忽然动了附骥的念头，便朝着申义甫说道：“申老伯，小侄虽是财力浅薄，这劝捐的事，自分还得办来。可否这捐册后头附上小侄一个名字？一来等小侄附骥，叫人家瞧着，小侄得与诸大善士在一块儿办事，也是莫大之荣幸；再则小侄也可以借此历练历练。小侄情愿报效，捐来的钱，涓滴归公，一个薪水也不敢领。”申义甫听了他话，同阎二先生两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歇了半天，申义甫未及开言，阎二先生先